# 臣鑒録

五六

昌平坂學問所

漢書門 類
二八八五 號
九二 函
九 架
一〇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二八八五 號
一〇 冊
一四 架
九九 函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885
冊數 10 ( 3 )
函號 299 141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日本政府圖書

# 臣鑒錄卷五

監察御史加一級前翰林院庶吉士臣蔣伊編輯

淺草文庫

## 勸部第十七

讓功 事實二十一條 格言五則

### 事實

周 晉悼公用魏絳和戎之策遂會蕭魚以服鄭鄭人賂晉以歌鐘鎛磬公以其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戎以正諸侯九年之中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九合諸

侯諸侯無愿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排
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

魏信陵君無忌破秦師存趙國趙王欲以五城封之與飲
至暮以公子退讓竟日口不忍言獻五城

漢蕭何討誅韓信上拜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戸令卒五百人
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曰禍自此始矣上
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封君置衛者
以今淮陰新反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
讓封勿受悉以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大悅



漢帝遣使者徵渤海太守龔遂議曹王生從至京師謂遂
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
上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
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

竇融守河西欲奉漢命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正朔囂說
以合從不聽遂奉書詣洛陽帝授融涼州牧賜璽書慰勞
甚厚從帝征囂帝遣還融不自安數求代詔曰吾與將軍
如左右手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
後入朝爲大司空居功臣之右卑謙益甚子襲封辭讓再

三帝不許後世子孫貴盛與東漢終始焉
馮異爲將謙退不伐勅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爲大樹將軍光武分部士卒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後朝京師光武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頼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異爲東京元功圖形雲臺聲施爛焉

賈復爲將光武稱其有折衝千里之威每論功伐復未嘗言帝輒曰賈君之功吾自知之
竇憲專權朝臣多附之帝不知所倚仗察常侍鄭衆謹斂有心機遂與定議誅憲功既成策勲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益賢之以爲大長秋甚貴寵之

晉

唐彬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爲衆軍前驅多所擒獲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於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吳平以彬監幽州諸軍事彬既至鎮訓卒重農震

威耀武宣喻國命示以恩信遂開拓舊境復秦長城塞自温城洎於碣石縣亘山谷分軍屯守烽堠相望由是邊境獲安自漢魏征鎮莫之比焉

〔南北朝〕梁馮道根爲豫州刺史謹厚木訥諸將爭功道根獨默然爲政清簡吏民懷之上嘗嘆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韋叡善用兵時謂之韋虎與曹景宗解鍾離之圍大破魏師因設錢三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羣帥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益賢之

魏太武帝進穆壽爵爲宜都王壽辭曰臣祖武所以得效功前朝流福於後者梁眷之忠也今眷元勳未錄而臣獨奕世受賞心實愧之魏主悅求眷後賜其孫爵郡公

賈思伯齊郡人任城王澄圍鍾離軍失利思伯後殿澄喜曰仁者必有勇今於君見之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

北周蔡祐字承先從文帝征伐爲士卒先軍還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帝嘉嘆曰承先口不言勳孤當代其論叙

〔隋〕文帝以平陳功進高熲爵齊公熲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

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嘉其有讓

（唐）高崇文爲西川節度使在蜀期年謂監軍曰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豈敢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效死邊陲乃以武元衡代之

王建平東川諸將爭功王宗裕立枯樹下未嘗自伐時號枯松太保可對大樹將軍

（宋）曹彬平江南歸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閤門進榜子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初彬之總師伐唐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帝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後拜樞密使

文彥博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悚然曰陛下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後作詩送行有報在不言功之句

金師侵黃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調兵分道而進援之方畧以援黃牛大破金師乘勝復秦隴洮三州剛中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嘆曰身親戰陣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

明 胃政守武昌造舟為梁於金沙洲居民胥利賴之咸請勒石堅山門政曰此吾分內事何敢沽譽

格言

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無恩之身可以遠謗

世路風波翻覆莫測細思惟有讓人為妙讓則爭者息忿者平怨者解天下莫大之禍俱消於讓之一字中矣此聖賢大學問常人得之亦可以免禍獲福

呂本中當官箴云當官處事不與人爭利者當得利多退一步者當進一步取之廉者得之當過其初約於今者必垂報於後不可不思也

名利之地退步便安穩只管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

好勝必愚智者必不爭好辨必暗明者必不言好諛必貪廉

者必不苟好怪必僻通者必不異

臣鑒録卷五

勸部第十八

掩過　事實二十條
　　　格言六則

事實

〔漢〕曹參爲齊相國及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參見人有細過必掩匿覆蓋之治尚清靜國以大治

朱博守左馮翊大姓尚方禁盜人妻被斫府功曹受賄寢

其事調禁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辟左右問禁禁自服罪博笑曰丈夫固時有是卿欲洒恥能自效否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報博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爲耳目禁晨夜偵發盜賊及他伏奸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功曹責以禁所記事與筆札使自記功曹惶怖具自疏奸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恕其罪使自改隨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俱感而畏之後不敢蹉跌博各成就其職

鍾離意當永平間爲尚書司農上簿有誤字帝怒召郎笞之意入叩頭曰過誤人所時有若以爲罪臣位高罪重郎位小罪輕臣當坐前解衣就格帝意解

南朝　謝方明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變者則以次漸更使無跡可尋其不欲彰人過如此

唐　錢徽於穆宗時典貢舉四川節度使叚文昌以書屬所善士於徽及榜出不預文昌私怨之譖徽不公徽坐貶或謂徽當奏發其書徽曰事苟無愧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

盧羣字義初范陽人官御史郭子儀被訟德宗促按之羣奏子儀有社稷功請赦勿問人謂其識大體

李勉爲江西觀察使人有父病以蠱道爲木偶人署勉名
位瘞於其壠或以告勉勉曰爲父禳災亦可矜也捨之
任迪簡爲天德軍判官赴李景畧宴司酒吏誤以醋供迪
簡以景畧令酷發之必死乃强飲之吐血而歸軍中人聞
皆感泣

宋 錢惟演家上故事曰先臣鎭東南日嘗大會賓客食鱉臛
而庖人因刀傷手以紙濡血紙墮食器中先臣得之遂藏
於袖且顧左右曰無令掌膳者知

仁宗天性寛仁言事者競爲激訐至汙人以帷簿不明事



范鎭獨引大體非闗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不言宰相陳
執中有嬖妾殺婢御史奏逐去之鎭言陰陽不和財匱民
困執中當任其咎令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欲以一婢
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識者韙之

士人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君謨雖疑之然士頗豪與
之三千緡因回書遣四兵送之并致果物於魏公客至京
謁公謝罪公徐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了公事夏太尉在
長安可往見之卽爲發書子弟疑爲包容已足書可勿發
韓曰士能爲我書又能動君謨其才器不凡矣至闗中夏

竟官之

程明道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撥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爲也

韓億執政每見有擿拾官吏小過者輒不懌曰天下太平雖昆蟲草木皆欲使得所今仕者大望爲公卿次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師幕官奈何錮之於盛世

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以罪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於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耶

李琮爲湖南觀察使漁者獻巨鯉琮命家人烹之腹中得一印文曰衡山縣印琮因索衡山縣近日文書視其印篆分明似新鑄者乃召衡山令携印閱之果新鑄也琮屏人詰之令伏罪曰舊印爲人竊去某與吏並憂刑戮乃潛命工人爲之今惟俟死命也琮爲秘其事碎新印令齋舊印歸縣人罕知者

張洪知江陰縣吏盜錢三百萬蓋二十年矣洪發其姦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廓謂曰此合賞典悉窮諸盜錢吏吾以聞於朝洪曰殺人以求賞可乎悉召吏諭以償錢則貸出之不爾爾曹死矣吏親族聞者爭出錢以償十日而足乃推同盜錢二人已死者爲首餘悉貸不問廓愧且歎曰公長者非吾所及也張後高位壽終

（元）楊鐵崖維楨避地松江嘗有一貴遊子破産流落數踵門一日竊其倪雲林畫去左右欲發之楊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爲介耳非盜也其務掩人過如此

（明）韓襄毅公雍爲僉都時有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或謂敬嘗邀亨至直房同飯欲坐朋黨公曰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况亨得志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則嘗赴宴會者何以處之敬遂得免

羅倫父循計偕京師寓中失去罽褐同舍生不自安訪得之紿循訪其人比至舉褐示循循愕趨出語同舍生曰我失褐初無所損彼得惡名尚可爲士乎生始謝服

王華居官時人以他人事誣之或勸之辯白曰此吾同年

友事若白之是訐我友也竟不辯後子守仁官京師聞士論猶爲此事紛紛欲具疏奏辯華馳書止之曰汝以此事爲父耻倘攻發吾友反爲我一大耻遂止

張知常肄業國學有同堂生發篋取其金堂師集衆檢索得之張曰非吾金也其人感激夜携以還張知其貧以半遺之

## 格言

馬伏波戒子孫曰聞人有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而言楊龜山曰口固不可得而言耳亦不可得而聞此又向上一頭地也大抵人處塵勞不能無短何與於我在我只消一箇不聞不知則其短終不自我而彰苟或一語彰之則其短不免傳播聞望自此而減素守自此而隳詰此之由告當誰執乎

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韓魏公見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深足法也

宋高宗曰臺諫論事雖許風聞要須審實如排擊人才豈無好惡若務大體不摘纖瑕細務强置人於過豈惟陰德不淺

亦可以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宜奉以周旋也

胡師蘇云說人之短而乃護己之短誇己之長而乃忌人之長皆由存心不厚識量太狹耳若能克去此獘豈惟進德且以遠怨

中黄子曰明不觸物此言極有味若洞然燭他人之惡不隨他轉而已此外不宜發明太盡但當生大慈憐憫心方便譬喻引之歸於正道不可則止毋自辱焉若忿嫉於頑極口攻之則是與之修怨何取其爲明哉

魏文靖公驥嘗失百金知爲小吏所竊心憐其貧且將冠帶曰若置之法非惟壞其前程妻子亦將失所遂不究文徵明性不喜聞人過有欲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使不得言終其身以爲恒此不彰人短者也張拱辰曰毋輕棄人之善毋輕信人之言毋輕快人之意毋輕談人之短皆是忠厚自持之道而彰短一節尤爲刻薄奸險之本蓋始則敗壞人之德行而後乃招尤取禍也喪人喪己相因而至君子烏得不凜凜哉

臣鑑錄卷五

勸部第十九

典學 事實六條 格言一則

事實

〔三國〕陸績爲鬱林太守郡人初未知學績以詩書造士從者雲集歸之日舟輕不可渡海載石以壓人稱其廉

〔宋〕韓琦爲定州安撫使五代以來學校久廢琦葺舍宇課諸生絃誦比之鄒魯子忠彥亦知定州州人慶曰此老相公子也

鄱陽彭器資每值月朔衣冠數十輩來見各拜跪進問起居而退客甚訝之問彭此輩何人彭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昔范文正自京尹謫守是邦其爲政以名教厚俗敦尚風義爲先鄉人仰慕咸傾嚮之遂以成俗故至今爲尊長者以父兄自處而不辭後進以子弟自任而不敢忽久之不變也此大賢臨政之效可以爲法

范正平勤苦學問操履甚於貧儒與子弟結課於覺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當國時正平徒步往來人不知爲范丞相子

元許衡上疏論阿合馬專權罔上事不報因謝病世祖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以位則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賢大學士即燕京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姚燧等十二人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析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又謂教人與

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凡為衡弟子者皆能自立為世用矣又言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蓋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

元世祖在籓邸聞張德輝名召見德輝以聖賢道德之奥修身治國之方古今治亂之由詳陳於前世祖善之呼其字而不名俾教冑子由是學宮內外煥然一新後以為叅議中書省事

格言

朱文公力行規矩甚嚴為後學所不便不知當理學未明之世非朱子撐持一番則潰裂久矣當時禁道學籍偽學有韓侂冑之傷人有林栗之伐異有王淮陳賈之修怨六經孔孟為世大禁正心誠意為上厭聞繩趨矩步之士屏氣伏息趨炎軟節之徒自名他師而熹獨以身擔道統不難不竦表章無遺書汲引無虛日劉子封事抉髓洞胸社倉荒政救焚拯溺處進退則一步不苟攖讒謗則百折自如淑後學則多賢競出嚴律身則四勿不違是以鄒魯濂洛之學如日中天固朱子力行之教也

臣鑒錄卷五

勸部第二十

成教 事實十八條 格言四則

事實

（漢）王尊爲東平王相王驕倨不奉法尊以正導之曰天下皆言王勇王安能勇如尊乃勇爾王大爲尊屈一閑於禮

韓延壽守潁州承趙廣漢苛察後欲以禮讓化民乃歷召郡長老設酒具食問疾苦爲陳和睦親愛消除怨咎之路令學校官諸生率行婚喪禮一郡化之

董正字伯和番禺人雅性高潔累辟皆不就鄉閭或少有過舉必相戒曰伯和得無入耳否有不平者多詣正直之卒葬東郭表曰漢徵士董君之墓太守袁宏慕其風采聞於朝詔旌墓門禁樵牧

孫期字仲彧通易尚書家貧事母孝牧豕大澤中遠近從學者皆執經壟畔里落化其德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詣期期驅豕入澤中不顧司徒黃琬辟不就黃巾賊起相約毋犯孫先生舍遠近逃難者皆依以居

成都張霸年數歲知孝讓出入自然合禮鄉人號爲張曾子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曰爾小未能也霸曰吾饒爲之故小字曰饒長博通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皆市宅其傍就學焉永元中爲會稽太守表用處士有行業者郡中爭厲志節尚經學道路但聞絃誦之聲郡界有盜移書購之明賞信罰賊皆束手歸附

隋　梁彦光爲相州刺史州自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惟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謡彦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招致山東大儒毎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

畢等聽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爭訟墮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舉行賓貢禮於郭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克勵風俗大改有潞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彦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俞母杖不痛哀母力衰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彦光訓喻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吏人感悦畧無爭訟

（唐）陽城字亢宗遷司業時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皆有法度

王詁家貧訓蒙赴省試夢一僧謂曰君訓童肫至不負所託天將報君以祿因陳樂器示曰君記之時方獻新樂詔意試必出此研考備至聞題果樂調四時和遂登第

（宋）胡瑗字翼之少讀書山中十年不歸得家問見署平安字即投澗中不發也久之學成以范文正公聘主湖州學一準古成德達材之教科條具備要以明體適用爲本弟子去來嘗數百人各以經轉授受行之數年東南之士大興

於禮樂後天子用大臣言建太學京師下湖州取瑗所教士爲之式及召爲國子直講益拓前規於文章經學兵農水利之事皆條列爲諸生折衷禮部貢舉所得士十常四五焉

宋登仁宗時人爲塾師善於誘掖又能遇人以誠其後子孫皆躋祿仕熙寧九年神宗第進士時登長子宋綰已爲翰林學士侍立上前及唱名弟績及二孫皆一榜進士上顧而笑王恭從傍稱羨曰此其父至誠訓導所致也

朱文公知南康暇則進諸士子講學奏復白鹿洞書院捐俸葺之日給貧生肄業其中

黃裳爲嘉王府翊善上皇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因以朱熹對及彭龜年爲嘉王府直講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龜年對曰朱熹也王深善之自後每講必問熹之說如何及王即位趙汝愚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

陸賀力學躬行其家冠婚喪祭悉依涑水家禮行之子六人各依所能爲業而九齡九韶九淵並以學行聞九齡所

定家制以孝弟仁義忠信爲本其子弟各以六經語孟諸史分習其論不爲科擧之業九韶又以訓誡之詞爲韻語晨興率子弟謁先祠畢擊鼓朗誦使列聽之是爲金谿陸氏之學

（元）許衡字平仲從姚樞學得程朱書讀之有契遂移家蘇門從樞居焉取前所得簡帙悉焚之與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之若神明信之若師保能明此書他書雖不治可也後以姚樞薦召提京兆學風化大行世祖卽位召拜國子祭酒學者日改月化程朱之學明於北方許衡之力也

王恂爲太子贊善燕王嘗從容諮恂以守心之道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旣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燕王曰善恂輔相燕王以師道自任由是貴戚多慕文學矣

（明）李時勉爲北祭酒新條教變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力爲贍給督諸生讀書與寢有常燈光達旦書聲不絕恩義浹洽不啻父子王振搆時勉獄諸生石大用願以身代號泣闕下者數千人以故得解尋致仕去諸生涕泣送觀者塞途時陳敬宗爲南祭酒二十餘年自

勵諸生進學成德世稱南陳北李云

王文康公家貧其父所教者皆村童也然必盡心盡職曉得一子即文康也登第歷位宰相有二子官至學士子孫相繼登朝此善教村童之報也

楊忠烈公漣廉於巳而厚於士爲令時特置學田一千餘畝以贍貧士

格言

薛文清云靜能制動沉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察其偏而悉矯之則氣質變矣

陳允中嘗謂自省生平誠無疚惡但爲諸生時多受館人啗奉而子弟或未必克成深用負愧耳袁了凡曰檢身至此養可知矣

能吏多以教化爲不足爲不知其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也如講經書行鄉約所以雍容揖遜令人慾平躁釋者在此又如旌奬孝義節烈擇舉鄉飲大賓視爲無緊要事着意舉行自有風勵意思要須品真意真使耳目常觸精神不倦爾至於馴習童子尤爲喫緊若以勸化父兄因而叅驗賞罰之不八九年兒童已成偉器矣其成就豈淺鮮哉

義命書曰昔一士子赴省試甚慊意在京華待榜因遊僧寺廊廡下遇相者曰公骨相寒苦縱才高班馬文過韓柳亦不能成名揭榜果黜再往問終身果何如相者曰以公之骨相豈敢相許若求功名莫如種大陰德或可以回造化士子歸途心口自語濟人利物事我貧人安能爲之徐思平日嘗見爲師者多誤人子弟我此後專留心教導以此種陰德後數年復與試往省尋寺中相者尚在曰公丰神照人定應榮達揭榜果然士子往謝曰何向者拒我之峻今日許我之確耶相者曰公形骨俱換矣留心教人非陰德而何宜造物之默相也若提督學校及教授等官曉得此意則英才樂育爲利斯溥矣長吏之於化民也亦然教人以善原在分財之上特人未知之耳

# 臣鑒錄卷五

## 勸部第二十一

德化事實二十五條

### 事實

周 孔子爲政於魯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以欺市人公愼氏出其淫妻愼潰氏素奢侈越境而徙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居三月魯國大治

漢 黃霸爲潁川太守力行教化戸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宣

帝徵爲京兆尹制曰太守霸治民道不拾遺獄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拜丞相

王丹京兆人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殽於田間候勤者勞之其懶惰者耻不與皆兼功自勵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浮蕩廢業者輒曉其父兄黜責之有遭喪憂者待丹爲辦鄉里以爲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以鄧禹薦爲太子太傅

韓延壽爲左馮翊出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因閉閤思過於是訟者自悔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世稱良吏

劉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吏民有過蒲鞭罰之示辱而已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化

陳留仇香爲蒲亭長民陳元母訴元不孝香至其家爲陳人倫孝行授孝經使讀之元深自感悟到母床前謝罪曰元少孤爲母所驕乞今自改母子相向泣卒爲孝子考城令王奐謂之曰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耶香曰鷹

鶚不若鸞鳳

劉昆令江陵值火災向火叩頭天輒降雨止風遷弘農太守崤黽道多虎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虎負子渡河帝異之徵爲光祿勳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何德政而致是昆對曰偶然耳帝歎曰此長者之言顧命書諸策

劉矩遷雍丘令以禮讓化民民有爭訟矩引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

閻憲字孟度爲緜竹令一男子夜行得遺錦若干匹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相犯

魯恭拜中牟令敎化大行吏人懷服郡國大蝗惟中牟不入河南尹袁安聞之使掾視焉恭隨行田間與坐桑下有雉止其傍兒狎之不捕也問何故曰雉方得雛掾謂恭曰府君欲察政迹今蝗不入境一異也雉不懼人二異也童子不攫生三異也還報尹大嘉之上書言狀帝徵爲侍御史遷侍中再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久之爲司徒卒年八十一弟丕亦郡守有聲遷侍中再爲國三老云

荀巨伯許州人遠看友人疾値賊攻郡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皆空汝何男子而敢獨留巨伯曰友人病不忍委之故寧以身代賊相嘆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去郡賴以全

陳寔字仲弓許人嘗爲太丘長治以淸靜稱黨事起寔亦逮及慨然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遇赦得出里人有爭訟者輒就曲直退無怨言毋曰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年八十四卒會葬者三萬餘人子紀諶克世其德時號三君毎公府辟召則一門之內羔鴈成羣見者嘆美

陳寔平心率物嘗有盜入止梁上寔夜起整冠呼子孫訓之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者未必本惡皆由習壞取咎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投地請罪寔復徐諭之遺絹二匹令其省改自此一邑盜風頓息

韓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爲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謂之潁川四長按韓韶散羣盜賑流民荀淑對策而斥梁冀棄官而瞻親友鍾皓讓二兄而不肯仕歷九辟而不樂就陳寔釋揚吏之私讐而遠近嘆服送張讓之父喪而

賢仁倚頼范史以四人同傳當哉

王烈字彦方太原人以孝義稱里有爭訟者將質於烈或至途或望廬而返一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罰是甘乞不使王彦方知也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郭林宗遭母喪淑來修弔旣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遽追謝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鄕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感愧終成善士

管寧避地遼東公孫度禮之不就因山爲室人多從之鄰牛壞田寧牽至凉處看牧牛主慚謝所居漸廣寧於是講詩書陳俎豆明禮遜風行遼東民化其德每見度語惟道德不及世務由是度安其賢在遼三十七年歸授大中大夫不受華歆以太尉讓亦辭卒年八十四所坐木榻着膝處皆穿以五十年未嘗箕股也嫻鄰有窮者家不盈擔石必分贍救之與子言孝與弟言弟與臣言忠貌恭言愼能因事導人於善漸被者無不化焉

（晉）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少有志操家於臨川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

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不受嘗乘車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士庶咸敬貴焉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强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彊逼翼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而入終日乃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

許遜字子敬許昌人少嘗從獵射鹿子子墮鹿母猶顧舐之未竟而斃因感悟卽折棄弓矢刻意爲學博明經史徙居逍遥山鄉黨化其孝友交游服其德義嘗有售鐵燈檠者因夜燃燈見有漆剝處視之乃金也訪其主還之起爲旌陽令誡吏胥去貪鄙除煩細脫囚縶悉開諭以道吏民悅服咸願自新其聽訟必敎以忠孝慈仁又擇秀民之有德望者與耆老之可語者委之勸率故爭競日銷又活流民數萬計鄰邑歸者如市啓行之日送者蔽野有至千里始還者有隨至其宅願服役而不返者乃於宅東隙地結茇以居多改氏族以從許君之姓故號許家營焉

〈南北朝〉蘇瓊除清河太守有百姓普明兄弟爭田牽累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何如因而下淚諸證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遂還同居和好如初

北魏房景伯爲清河太守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母崔氏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求還卒以孝聞

張萇年爲汝南太守郡人劉崇兄弟分析家貧惟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萇年諭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己牛一賜之於是境中各相誡約咸敦敬讓

〈隋〉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疫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致廳事設榻晝夜處其間以俸祿具醫藥病者旣愈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民感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刺史凡訟事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卽宿廳事終不還閤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後

有訟者父老諭之曰何忍勞使君訟者兩讓而止

趙㬇字通賢冀州刺史市多奸僞㬇造銅斗鐵尺置之肆間百姓稱便上聞而嘉焉詔天下如其法嘗有盜田中蒿者爲吏所執㬇曰此刺史不能宣化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盜感泣過於嚴刑

唐

狄仁傑爲昌平令務德化有老嫗泣訴虎害其子仁傑移文頟神未幾虎伏堦下尋拜幽州都督武后賜紫袍金字以旌之

許荆桂陽守有兄弟爭財互訟者荆嘆曰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遣吏上書陳狀兄弟感泣各求受罰一郡化之率歸禮讓

宋

司馬温公之赴闕也衛士見之莫不以手加額乃至百姓亦復遮道告曰公無歸且留相天子活百姓時王闢過青州道見村民數百亦復懽呼踴躍皆喧傳曰司馬作相吾儕大快活矣公薨京師民爲之罷市而弔鬻衣以奠四方會葬者數萬人乃至嶺南封州父老亦皆相率而至炷香於頂者九百餘人王沂公在閣下楊文公性詼諧一時僚友無不被其狎侮至公則曰第四廳舍人不敢奉戲富文

忠公嘗乘小轎過天津橋人隨覩之市中爲之一空徐希節廬於墓側城中之人日往致敬市中亦爲一空此豈非德化之及人乎

范忠宣公純仁知慶州諸院罪人皆滿公詰其所以坐屠販盜竊而督償者三分之二公曰何不責保在外使之輸納通判曰此輩兇頑不旋踵復紊官司矣公曰終當何如日往往以疾斃獄中是亦除民害耳公慼然曰法不當死在位者以情殺之豈理耶遂盡呼出立庭下戒之曰爾輩爲惡不悛在位者不欲釋汝懼爲良善害復紊官司也汝等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首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釋之歡呼而出轉相告語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

劉安民丹稜縣吏也持心平正素爲吏民所敬民有訟不即詣縣必先詣劉陳曲直决可否然後行之一縣之訟爲之頓省其後二子皆相繼登第長子汲官至朝散大夫少子湜官至朝議郎直秘閣

邵康節每遇春秋佳日乘安車駕黄牛出遊諸王公家家無老少婦女良賤咸出迎問勞爭聽先生之言凡其家姑婦妯娌婢妾有爭競經時不决者自陳於前康節逐一分

别人人得歡心攀留數日復遊一家毎一出月餘始得歸

（元）呂思誠嘗寓景州李氏愬其弟匿牟思誠叱之退有王青者兄弟友愛思誠造其家取酒勸酬懽其骨肉李之兄弟各悔過析居二十年復還同爨

蕭𣂏爲太子右諭德𣂏力學三十年不求進鄉人有暮行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後徵拜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尚酒也

（明）劉大夏爲兵部尚書居家時値朝廷調土兵討流寇所在擄掠至華容見公悉羅拜曰大人鄉里安敢犯



王恕爲吏部尚書罷歸天下縉紳過三原者必屏呵從走謁

孔寺丞牧所居園圃近水有夜涉水盜蔬果者孔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即爲製橋盜慚不復渡

畢構爲四川廉察有兄弟爭財者構呼其兄弟三人以人乳食之訟者感泣而止又馬恭敏公作守有兄弟老而爭產不休公取庫中一大鏡令兄弟同照之見面龐相似鬚髮各皓然悟而泣交相讓而出

臣鑒録卷五

勸部第二十二

循良事實三十九條
格言三則

事實

漢黄霸持法平和宣帝召爲廷尉正數决疑獄廷中稱平爲潁川太守每下恩澤詔書他郡縣多廢閣霸爲擇長吏分部宣詔令令百姓咸知恩意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務耕桑節財用種樹畜養諸爲令頗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嘗遣吏行縣有所伺囑以無泄吏不敢舍郵

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吏還謁霸以此勞苦之吏大驚以
霸具知起居所問毫不敢隱有死無以葬者上言霸具云
某所木可爲棺某亭豚可祭吏往皆如言咸稱神明而不
知所以也姦人去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
務在成就安全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徵太
子太傅遷御史大夫爲丞相封建成侯謚曰定

宣帝時渤海歲饑多盜賊吏不能擒制丞相舉龔遂年七
十矣召見帝陋其貌問何以治渤海遂對曰海濱遼遠不
霑聖化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
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耶帝大悅曰選用賢良
固將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願假便宜毋
拘文法帝許焉郡聞新守至發兵迎遂皆遣還移書屬縣
悉罷捕盜吏諸持田器者皆良民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
遂單車至府一郡翕然盜賊皆棄兵弩而持鉤鉏立解散
於是開倉廩假貧民選良吏牧養焉齊俗多奢侈事末作
遂乃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春課耕種秋課收斂益畜果實
菱芡勞來循行不數年吏民富實獄訟止息帝褒之召拜
水衡都尉

朱邑廉平慈惠爲桐鄉嗇夫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部民愛敬焉累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性公直不可干以私居處儉約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疾病時屬其子曰桐鄉民愛我必葬其處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民也子從之民果共起冢立祠祭祀不絶天子憫其貧賜邑子金百斤以奉祭祀

郭伋爲漁陽太守時彭寵作亂民多猾惡盜賊充斥伋示以恩信勒士馬糾渠帥設攻守民庶安業召拜潁川太守帝勞遣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龔京師蒙福也時潁川盜起詔追捕伋以詔懷柔之盜降悉遣歸農自効專命帝美其策不問轉并州牧并州近漁陽民已熟其恩信比入界老幼逢迎盈路引見問疾苦聘求耆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行部至西河有兒童數百騎竹馬夾道次迎拜伋問兒何事遠來對曰聞使君至喜來迎耳時朝廷舉伋可大司空帝欲久其任故不召至十年徵爲大中大夫賜宅及貨物伋散之親族無遺者卒年八十六帝臨弔賜塋葬焉

吳祐政尚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閉閤自責然後斷

決以道義譬解或身詣里閭和解之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父怒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趣自歸罪性慚愧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故性具首實祐曰掾以親故受汚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有民丘長者客醉辱其母長殺之祐捕得謂曰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慮難今背親逞忿赦若不義刑若不忍奈何長以械自繫願就死祐問長有子乎曰未有乃使妻同宿獄中遂娠至冬將行刑齧指呑之曰妻幸生子言我呑指誓令兒報吳君也遷齊相入爲長史以爭李固事復出爲河間相年九十八卒子鳳至樂浪太守愷新息令孫陵鮦陽相皆知名

第五倫守蜀郡吏有鮮車怒馬者皆罷遣更選孤貧志行之人處曹任之蜀政清平所任吏多至九卿事肅宗爲司空在位以貞白稱雖天性峭直然疾俗吏苛刻論議常依寬厚壽八十餘子頡曾孫謹皆顯官世稱廉直焉

卓茂寬仁恭儉恬淡樂道雅實不爲華貌爲密縣令親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有言亭長受其肉米者茂曰亭長從汝求之乎抑汝自遺之乎民

曰自往遺之耳茂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
義也吏不當乘威力强求之若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
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吾以禮敎汝必
無怨以律治汝何所措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
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所廢置吏民共笑之鄰邑皆
嗤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副令茂不爲嫌治事自若數年敎
化大行道不拾遺天下大蝗獨不入密界太守按行服焉
王莽居攝以病免歸光武卽位首訪求茂拜太傅封褒德
侯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時年七十餘矣



种暠字景伯涼州刺史以寬厚得民西羌望風而遁被召
父老詣闕請留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復
留一年
韓稜字師伯下邳令邳人德之立廟以祀徵拜司空平生
不飲酒一日侍上忽醉上問稜對曰臣今日降旦邳人或
奠酹爾遣使徵訪果然唐宋以來俎豆不絕封淵德公
鄭弘淮陰守歲旱弘行田間雨卽至時有白鹿方道夾轂
而行主簿賀曰聞三公車轓畫鹿明府必大拜矣果驗
王渙爲洛陽尹疑獄久訟剖決如神病卒士女巷哭喪經

弘農設祭者塞路吏怪問之咸曰平常持米過洛半爲司卒所抄自王公下車以來此輩斂跡故來報耳鄧太后曰故令渙秉清修之節蹈羔羊之義功業未遂不幸早折詔以渙子爲郎中旌良吏也

羊續初爲廬江太守破黃巾諸盜撫餘黨甚多及南陽盜起拜南陽守當入界先閒行從一童子觀歷鄉邑採問風謡凡長吏廉貪吏民良猾隱伏畢知至輒糾劾郡中震慴乃發兵擊盜破之盜平乃班政宣令候民疾苦百姓歡服妻將子秘詣郡閉一室不答乃謝歸其資藏惟衾裯鹽麥數事而已召子秘勅曰吾自奉若此朝廷祿未易及妻子也

宋均字叔庠爲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率循理教百姓安業郡舊多虎均下記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淵各有所託江淮之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雞豚今爲民患過在殘吏而勤勞張捕非憂卹之本也其務退姦貪進忠善去檻穽削課制自是無虎患焉浚遒縣有唐后山民祠祀之巫取民男女爲公嫗歲改易不得嫁娶均令自今爲山娶者但取巫家不得擾良民其患遂絕

文昌化書張禹之子名勳爲清河令寛明自任人不忍欺待吏如僚友視民如家人吏有失繆者是正之弛慢者勉勵之貪饕者覺察之惟曲法戕民以白爲黑事干人命者使自理之辭窮心盡然後付之於法若初情可憫者猶宥之民有爭財賄者以義平之爭禮法者以情諭之一方之內雨暘以時蝗虫不作盜賊栢戒出境姦邪革心爲政五年怨讟不聞四方爲之歌曰教我恕我張公能之親我正我張君是賴我有親母張君似之柔而不制我有親兄張君似之和而不爭

馮立居職公廉與野王相代爲太守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廉范遷蜀郡太守百姓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昔無襦今五袴

劉寵爲會稽太守郡中大治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齎百錢送寵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故自扶奉送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投之江後人名爲錢清江寵仕至司空

全椒長劉平政有恩惠民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太守行部獄無繫囚惟班詔書而去後以鍾離意薦徵拜爲議郎

杜詩爲南陽太守政治清平百姓便之修治陂池廣拓土田比室豐足時人以方召信臣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張堪拜漁陽太守視事八年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南北朝

任昉義興守歲荒以月俸治粥活饑者禁民產子不舉有孕者輒助其資全活數千家

何敬叔長興令有廉名夏節至忽榜門受餉數日得米二千餘斛悉以代貧戶輸租

北齊封隆之四爲冀州刺史每臨郡父老歡呼曰我公復來矣後神武過冀追述其德爲之流涕者久之

宋世良拜清河太守才識閑明尤善政術陽平郡移掩劫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惟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劫大服郡東南有曲隄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盗多萃

於此人為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人又謠曰曲隄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齊天保初大赦郡無一囚率群吏拜詔而已獄内稽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牙門虚寂無復訴訟者郡稱神明

北魏崔伯謙為濟北太守恩信大行改鞭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政何似對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其恩惠事無巨細必自親覽在縣有貧弱未理者皆曰吾自告白鬚公不慮不決

隋 劉曠平鄉令民有訟者輒諭以大義不加刑期年風俗一變囹圄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吏民無少長泣送百里外

魏德深先為貴鄉長遷館陶貴鄉父老詣闕請留詔許之館陶復詣部使者相訟斷從貴鄉館陶民徙居貴鄉者數百家

唐 薛逢巴州刺史父老歌曰日出而耕日入而歸吏不到門夜不掩扉有孩有童願以名垂何以字之薛孫薛兒

宣宗校獵渭上有父老以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

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爽

宋楊萬里奉新令戢追胥不入鄉逋賦者揭其名縣門爭納恐後

唐劉誼世爲名閥少登第不十年官至二千石嘗知漢陽每遇暇日必微服私行於大別山中日與田夫野人語凡政治便否民間疾苦無不詢訪事有未便者其可革歸即改之不敢自以爲是後遇異人遂得度世

鄭承議爲蕭山縣丞時有朱統制在縣牧馬縱卒侵刈西興鹽場草鹽司聞於朝揭榜許人格捕其卒刈草如故亭戶捋之殺傷四人朱與其卒議曰若不得西興草吾馬不可牧矣於是醵金賂吏誣以毆擊論死者八人獄成知縣已署案次詣丞鄭責其吏曰榜既許人格捕殺之罪輕今以他事論死統制得以肆其暴如吾民之負冤何案不得書我名吏懼白之令於是亭戶八人俱得杖決免死後鄭丞二子皆登第

王質嘗攝江陵府事或訴民約婚後期民言貧無貲以辦故違約質問貲幾何出私錢予之吏捕盜人衣者盜叩頭曰平生不爲盜迫饑寒至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自是盜

皆化為良民

孫覺知福州民有欠官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請葺佛殿覺曰汝輩施錢願得福耳佛殿未甚壞孰若以錢為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卽佛亦應含笑𢇁慈獲福不更多乎富人遂以輸官囹圄一空

歐陽修知揚州寬簡不擾數日間事十減五六兩月後公府如僧廬或問故曰吾寬不為苛急簡不為煩碎爾非廢事也

寇準為成安令每期會賦役未嘗嚴限惟具鄉里姓名揭之縣門莫敢後者

沈度字公雅為餘干令父老以三善名其堂一曰田無廢土二曰市無游民三曰獄無宿繫

范純仁尹洛時謝克家自河陽來至白司馬坡歇店中秣馬見老翁負暄墻下有人告曰黃犢為人所竊矣翁坐負暄如故略不詰問須臾再以失犢告翁容色自若徐曰爾無求必鄰家戲藏爾謝以為有道者異而就問曰翁家失犢再告而不顧何也翁笑曰范公居此孰肯為盜必無此理已而犢果還忠宣當時信及百姓如此

程顥舉進士調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暇時取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鄉民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呂公著薦為御史

格言

朱勝非曰吏書貪吾詞不付房隷卒貪吾不妄行杖獄卒貪吾不輕繫囚此言宜銘座右

宋趙彥彬嘗書座右曰俸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乃名言也

天下最親民者惟守令雖聖賢在上而一二貪殘居職民不得所者多矣故一邑有循吏一邑受澤一郡有循吏一郡受澤其功德比於君相似小而更密似賖而更急也大略教化為上寬仁次之綜核又次之嚴於馭役而寬於馭民亟於揚善而勇於去奸庶幾得蒙至治之澤云

# 臣鑒錄卷六

監察御史加一級前翰林院庶吉士臣蔣伊編輯

## 勸部第二十三

卹災 事實三十二條 格言八則

### 事實

(漢)武帝時汲黯爲謁者值河内失火使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内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黯矯制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請伏罪上賢而釋

之

宣帝時歲豐穰穀一石五錢大司農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夫失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今宜糴三輔弘農五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又奏令邊郡皆築倉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賜昌關內侯按此法無歲不糴無歲不糶上熟糴三而舍一中熟糴二下熟糴一此無歲不糴也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此無歲不糶也蘇軾云臣在浙中遇荒只出糶常平米更不施行餘策蓋抄劄饑貧所費浩大有出無收且饑民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斃惟依常平斛斗出糶不勞抄劄但得數萬石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吁有司者委任得人實實舉而措之可也

【三國】吳駱統字公緒少時鄉里饑困游客或多窘乏公緒為之飲食衰少其姊哀而勸之公緒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

【晉】杜預因大水頻上言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敕兗豫等州

留漢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饑者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塡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

（唐）劉晏以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毎旬日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應蠲免救助之數及期晏卽奏行應民之急不待其困斃流亡餓莩然後賑之由是民得安業戶口蕃息

（宋）富弼字彥國爲樞密副使除知鄆州繼知青州時大水饑民就食者不可勝數弼乃擇所部豐稔者三州虛已以情勸民得粟十餘萬斛以官廩貯之又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山林河泊之利可取爲民生計者任流民取之無禁官吏皆書其勞使他日得論績受賞五日輒以酒食款勞之出於至誠人皆盡力流民病者濟以藥餌死者爲大塚收葬謂之叢塚更爲文祭之饑民從者如歸市且募爲兵者萬計或謂弼非所以處疑弭謗禍且不測弼曰

吾豈惜以一身易此五六十萬人之命哉行之愈力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給糧而歸感德之聲轟然載道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中蒸爲疾疫或待哺數月不得一粥因而仆者多矣名爲救之而實害之惟粥此法簡便周悉仁宗遣使勞弼拜禮部侍郎不受曰此臣職也敢受賞乎後官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鄭國公年八十餘卒

鄭剛中溫州判歲饑流民載道勸守發倉賑之守曰恐實惠不及饑者答曰業有措置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巷遇饑臥者給一錢戒曰勿拭押字次旦憑錢給米饑者無遺守歎服



吳中大饑范文正公縱民競渡又日與左右僚屬宴集湖上自春至夏不禁遊賞富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大興土木整理厥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無節公乃條陳其所以宴遊興造之故皆是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民使工伎傭作之人皆得仰食公餘之財不致轉徙溝壑耳此亦救饑之一法也

范忠宣知慶州大饑餓莩滿路公請發封樁粟麥郡官皆曰須奏乃可公曰人不食七日即死奏豈能及乎諸君勿

憂有罪吾當自坐即日發粟賑之此能開倉濟民者也夫借粟濟民限於功令則奈何有一法焉減免苛徵招來客商獎勸富民出粟救荒政之善也

韓琦爲益州安撫使救濟饑民活至一百九十餘萬及撫河北歲又大饑公多方措畫賑濟安輯所活又七百餘萬此節鎮濟荒之證也夫大臣經理或遇匱乏則奈何有一法焉每遇水旱必報災傷洞悉民瘼頻上表章大臣之責也

仁宗時歲大旱蝗民食草木幾盡范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因請問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陳執中安撫京東仲淹安撫江淮

張詠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詠捕犯者數百悉寛罰而遣之官屬以請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爲盜則患深矣

熙寧八年吳越大旱趙抃知越州先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被災者幾處鄉民當待廩者幾人溝防興築可僦民使治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所食羨粟書於籍乃錄孤老病不能自食者二萬一

千九百餘人故事歲廪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抃簡富民所輸及僧道羨餘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自十月朔人日受粟一升幼小者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埜爲給粟之所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職之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爲任以事告富人無得閉糴諸州皆榜禁米價抃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自解金帶置庭下命糶米繇是施者雲集又出官粟五萬二千餘石平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



以便糶者又僦民修城四千一百人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以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人疫病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時凡死者使在處收瘞之故事廪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五月而止事有非便者抃一以自任不累其屬有上請者遇便宜多輒行早夜憊心力無巨細必躬親給藥石多出私錢是時旱疫吳越民死者殆半抃所撫循皆無失所蓋民病而後圖之與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殆可爲後世法抃

卒相神宗爲名臣云
洪皓爲秀水錄事大水田盡没流民塞路倉庫空虚無賑
救策公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内粟留一年食發其
餘糴於城之四隅民不能自食官爲主之立屋城西南兩
廢寺十人一室男女異處防其淆僞涅墨子識其手西五
之南三之負爨樵汲有職民羸病不可杖有侵牟關諸者
亂其手文逐之借用所司發運名錢錢且盡會浙東運常
平米四萬過城下公遣吏鎖津柵語運官截留官禁不肯
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皓曰民仰哺當至麥熟今臘
猶未盡中道而止則如勿救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迄留
之未幾廉訪使至曰平江哀號訴饑者旁午此獨無有何
也守具以對乃至兩寺驗視使者曰吾嘗行邊軍法不過
是也違制抵罪爲君脫之又請得二十萬石所活九萬五
千餘人後有叛卒排門擄掠至皓門首曰此佛子家也無
得入後官端明學士謚文惠子适遵邁相繼登科俱爲名
臣

丁諷知蔡州設法賑饑活者六十餘萬及代蔡人號泣請
留閉城斷橋不得行者累日

員牛千調武陟縣丞歳旱勸縣令發粟不從俟縣令往謁上司員盡數發之刺史怒囚之獄薛元超責曰君有民不恤使惠出一縣丞尚可罪耶朝廷聞而舉之歸罪刺史縣令

祝染延平沙縣人遇歳歉爲粥以施貧民後生一子省試舉首春榜將開里人夢報人手持狀元大旗上書施粥之報四字及榜發果狀元及第

蓋苗爲濟寧判官會歳饑白郡府郡府遣苗至戸部躬請戸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餠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況不得此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因泣下時宰大悟凡被災者咸獲賑焉

朱子自叙云乾道戊子余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時大饑予與進士劉如愚勸豪民發粟減直賑濟里人獲存俄而盜發浦城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則以書請於府知府徐公郎以船粟六百斛泝溪而來予率鄉人迎受之饑民以次受粟遂無饑亂歡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東手就擒矣及秋王公淮來代守適豐登民願以粟償官而王公曰歳有凶穰不常其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

倘後艱食無前運之勞予奉教又明年請於府曰山谷細民無蓄積新陳不接而官粟積無用將紅腐願歲一斂藏收息什二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儲廣積蓄即不欲者勿强歲少饑則弛半息大饑則盡蠲之著爲例王公報可又以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乃捐一年之息爲倉三間以貯之十有四年將原米六百石還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則累年所息也申本府照會永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皆予與鄉官士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一鄉五十里內雖遇凶年人不闕食又奏請以其法推廣行之他處令隨地擇人隨鄉立約申官遵守實爲久遠之利上布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首五十甲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得入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與置籍以貸之以濕惡還者有罰朱子自言數年左提右挈上說下教爲鄉閭立此無窮之計蓋其成之也亦不易矣其知南康軍遇旱講求荒政多所全活遇浙東大饑乃改提舉浙東即日就道至部移書他郡募米商

蠲其征米遂輳集日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役所至莫知官吏憚其風采皆盡力有不便民者悉革之帝聞曰朱熹政事都有可觀乃進直閣

明道末天下旱蝗知通州吳遵路乘民未饑募富室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為收買以其直糴官米至冬大雪即以原價易薪芻與民官不傷財民且蒙利又建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薦蓆鹽蔬有疾者給藥以治之其願歸者具舟續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率多轉死惟通民安堵不知其凶歲也故其民愛之若父母明年范文正公安撫淮浙上吳治狀頒行諸郡

邵靈甫儲穀數千斛歲大饑或曰何不乘時糶之邵曰是罔利也或又請少價糶之邵曰是近名也或曰然則將自豐乎邵曰有成畫矣乃盡發所儲僱傭除道自縣至湖鎮四十里桃浚蠡河横塘等處水道八十里直通番書溪入震澤邑內人爭受役貧人皆得藉此全活而水陸又得俱利子梁登第孫剛魁南省

劉渙知澶州值河圯地震民乏食率賤賣耕牛悉發倉儲

買之明年耕牛價十倍渙即出所市牛以原直與民賴不
失業

（元）徹里帖木兒議賑饑民其屬以爲必縣上府府上省然後
以聞帖木兒慨然曰民饑死者已衆乃欲拘以常格耶往
復累月民存無幾矣此蓋有司畏罪欲歸怨於朝廷吾不
爲也大發倉廩賑之乃請專擅之罪文宗聞而悅之

（明）洪武時漢中知府費震多善政値大軍平蜀後陝西大饑
漢中尤甚民多爲盜時府倉儲糧十餘萬石公即日發倉
令民受粟自是攘竊之盜與鄰境之民來歸者令爲保伍
驗丁發之全活甚衆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上聞而嘉
之後以他事逮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爲牧民者勸

王竑巡撫兩淮諸郡歲饑死者相枕籍竑盡救荒之術旣
而諸道流民猝至竑擅發官儲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散
以米流徙者給米爲糧被鬻者贖還其家擇醫四十人空
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爲叢塚葬之有所
委任必至誠誠諭人爲盡力或述其行事爲救荒錄世傳
焉先是淮上大饑帝於櫻轎上閱疏驚曰百姓饑死奈何
後得竑擅賑疏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

成化間山西大饑人相食上命何喬新賑贍得便宜行事喬新請内帑兩淮課銀及鬻祠部僧道牒得粟數十萬石分部賑卹又令富人疏溝渠出粟償直凡活三十萬人

大學士彭時奏京師米價日貴一日在京蓄積之家因而閉糴以要厚利乞命戸部將官俸軍糧預放三月如又不足將東西太倉米平價發糶收貯價銀俟豐年支與官軍折俸糧上嘉納之

韓忠定叅贊南樞時屬歲饑米價騰涌死者枕籍韓咨戸部預支官軍糧俸三月度支辭未得命韓曰救荒如救焚民命旦夕安能忍死以待卽得罪吾請當之遂發米十六萬石米價漸平人賴以濟

秀水姚思仁萬曆間廵按山東河南殺賊頗多忽病中被攝入冥司主者詰曰爾爲御史何好殺如此姚曰某爲天子執法耳非好殺也主者曰此言過矣凡爲官當體上天好生惡殺之心先王刑期無刑之意今爾不以哀矜勿喜自省理應受罪姚曰固也當兩省凶荒某曾上疏請賑所活不下數千萬獨不可相準乎主者曰此爾幕賓賀燦然之所爲也已註其中年富貴矣姚曰稿雖賀作疏由某上

獨不可分其半乎主者乃依言令其生還賀亦秀水人少
年家貧從姚於官因見凶荒特作號稿勸姚上之後賀年
四十登第累官冢宰姚亦官至工部尚書

嚴文靖公訥嘉靖乙卯典應天鄉試見水患頻仍江南大
饑復命時亟以荒本上告邀恩蠲免南直隷現征錢糧間
有投納在官者給還本戶後拜相子孫繁衍

馮玘為河南泌陽令收恤貧窮陝右兩河告凶流民入境
玘發粟賑之全活甚衆擢監察御史年八十一子冠舉進
士

蕭逵湖廣漢陽人嘉靖甲辰楚大饑出粟濟之粟盡復措
千金易粟作粥以食饑者時未有子也一夕夢中見數百
人羅拜曰來報凶歲活命恩一人手攜兩孺子曰請以為
嗣所以報也庚戌長子良有生丙辰仲子良譽生先後中
鄉舉逵欲取故借券付諸火妻戴氏言曰伯氏亦有貸於
人如此不相形乎母索償足矣萬曆庚辰良有舉禮部第
一廷對及第良譽高第逵年七十五置一莊收粟贍族名
曰景范二子復出俸增田楚人有漢陽雙鳳之謠

趙瑾好善喜施孤貧無歸婚嫁失期者皆資給之景泰乙

亥饑疫死者屍多棄野瑾買棺置通衢縱取不問
新城楊思庠富而好義每歲積穀不糶至米價騰湧時始
平價以糶民多德之子居理以年少登賢書

格言

林希元上荒政叢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
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
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水既死
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寛恤有三權曰
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
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
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為切於救民皆從之
先策者將然也如有旱有水穀種既沒則饑饉立至當預先
廣糴他郡又撿災傷無可生理者貸之隨地利可栽種者教
之令貧富皆約食曰此惜福救災宜爾也昔程珦知徐州久
雨壞穀珦度水涸時則耕種已過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貸
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又各
州縣有上供糧米者先事奏請截留即以此糶錢還充國賦
則米價自落國賦不虧蘇軾預救荒議言此甚悉且云救之

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民得營生官無失賦若其饑饉
已成流殍並作則雖攔路散粥終不能救死亾而耗散倉廒
虧損課利所傷大矣
正策權策者已然者也正策一曰開倉賑貸二曰截留上供
米賑貸三曰自出米及勸富民稱貸四曰供庫銀循環糴糶
賑貸五曰興修水利補輯橋道賑貸令饑民有工力可食然
所貸者毋及下戸而中等自守體面坐而待斃尤爲狼狽又
城市之人得蒙周恤而鄉村幽僻富户既稀拯救亦缺此間
尤宜周詳曲處者也大略賑濟之法旬給斗升官不勝勞民



不勝病仰而坐待倉米卒無以繼此立斃之術莫若計其地
里遠近口數多寡人給兩月糧歸治本業可無妨生理也趙
令良帥紹興用此法城無死人歡呼盈道又李珏在鄱陽時
將義倉米多置塲屋減價出糶既先救附近之民却以此錢
抵價計日逐月一塡支給以濟村落一物兩用其利甚溥蓋
遠者用錢可免減竊拌和之弊轉運耗費之艱且村民得錢
非惟取贖農器經理生業亦可收買雜料和野菜羹食一日
之糧可化數日之糧其簡甚便此二策者俱可行也曾鞏救
災論亦極言升斗賑救之害蓋上人一圖賑濟則付里正抄

劄實未有定議也村民望風扶攜八郡官司未即散米裹糧旣竭餓死紛然濁氣薰蒸癘疫隨作曾無幾何而官倉已罄是以賑濟之名誤其來而殺之也故須預印榜四出諭以方行措置發錢米下鄉未可輕動恐名籍紊亂反無所得庶華饑貧雲集之弊民不去其故居則家計依然上不煩於紛給則奸宄不生視離鄉待斗升米而不暇他爲顧不遠哉已上議賑濟

糶常平米用平價又借庫銀於多米地方循環糴糶則用貴米時價減四之一而民已有所濟至富民之價切不可抑之抑之則閉糴而民愈急勢愈囂其亂可立待也況官抑價則客米不來境內乏食而上户之粗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文彥博在成都適值米貴不抑民價只就寺院立十八處減價糶米仍多張榜文招糴翌日米價遂減范仲淹知杭州斗粟百二十文仲淹增至百八十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饑增價招引商賈爭先趨利價亦隨減此二公者見過人遠甚或恐貴糴減糶財用無出不知米貴不能多時將減糶之銀待米熟時糴穀上倉已不乏矣第出納之際當覈奸賑濟之法當檢實而朝夕經營總宜盡心力爲之視爲萬命生死所在自不憚勤勞也已上議賑糶

至於棄子有收强糴有禁嘯聚渠魁必

剪其萌澤絮關市暫停其稅此皆因心妙用慈祥之所必至
者矣
權策如畢仲游先民未饑揭榜示曰郡將賑濟且平糶若干
萬石實大張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皆安堵已而果漸艱食
饑民十七萬頟所發粟不及萬石以民粟繼之而家給人足
民無逃亡又如吳遵路令民採薪芻出官錢收買却令於常
平倉市米物歸贍老稚凡買柴三十二萬束候冬、鬻之官不
傷財民再獲利又以飛蝗遺種勸種豌豆民卒免艱食又如
婚葬營繕等事皆宜勸民成之安樂賽愿都不復禁所以使

貧者得射利爲生也子於重罪有可出之機令入粟救贖亦
無不可盡償一人以生千萬人耳
袁黄曰凡係世家未有不由祖德深厚而科第綿延者予舊
館於當湖陸氏見其堂中掛一軸文字乃其先世兩代出粟
賑饑而人贈之者文中歷叙古先濟饑之人子孫皆膺高位
謂陸氏他日必有顯者今自東濱公而下三代皆爲九卿其
言果如左券則今之閉羅射利剝衆自肥者可反觀矣
無食無居無衣無褐之苦處處有之時時有之卽豐年樂歲
亦不能免也誠使爲官者盡以范文正張忠定諸公爲法有

財者率以蘇眉州數公爲心則出其人力之有餘可以補天行之不足而貧窮之人不致喪於溝壑由是和氣所蒸上則水旱不作下則盜賊不生彼此共享太平矣况善報如是彰明較著乎

倪文正公元璐一命浮圖疏引竊爲米價高騰天災未已麥青有待近憂三四之交榆赤無條遠危六七之際項者分坊設賑亦旣普郡歸仁然固有窮谷荒村他鄉别井臥儒游旅廢丐庾因居遠仁者之鄰名逸饑民之籍鳩鵠在望殍殣漸繁誰不有懷所患無術今則曲求巧便別啓因緣不假多施但占一命計自春暮以及秋中爲期百有四旬量米日纔五合不過七斗以閱三時今以萬錢廣施萬衆萬腹仍枵苟只一橋專渡一蟻一緡卽足爲此功德勝於浮圖各務盡心共回厄運以萬寶登廩之日爲七級合尖之期一願倡募者領冊一本認救一命更於親友閒展轉勸募卽自已無力者但能勸募多人功德自應無量一涯認之後須訪查確覈必得眞實無告束手待斃者而後可以當之無或忽畧受欺虛此善願一每十日給米五升錢一百文自六月初旬起至九月盡止如米不足以麥代之一遇異鄉流落枵腹露居旦夕就

斃者更當設處空屋半間俾得容身棲息倘家無餘屋者或
於大寺觀公所覓一無碍隙地使暫棲止一此舉費少功大
願相與踴躍從事約計米六斗錢一千二百文便可全活一
命一倡募某人領冊倡募共募救饑命若干人認察舉饑民
者開記某人察舉及所舉饑民姓名列於後幅上書賑主姓
名中書認一命下書饑戶姓名及啓賑日月某人察舉饑戶
幾人按此係崇禎時浙省荒旱會稽倪文正公設一命浮圖
冊以勸於鄉遇有眞實無告束手待斃者仁人君子觸目警
心各任一命日給錢米以待秋成務使全活而後已雖所及

有限而實實能生人救人百人發心卽活百命千人發心卽
活千命各人一片惻隱至誠眞可以格天心回厄運豈小補
哉

張詠知益州日嘗夜夢詣紫府眞君降階接之禮甚恭繼請
到西門黃兼濟揖張益州坐黃承事之下夢覺莫知所謂問
左右西門有黃承事否令具常服來旣至果如夢中見者再
三問平生何陰德承事云無他惟每歲收成時隨意出錢收
米至來年新陳未接之際糶與細民價例不增升斗如故張
公嘆曰此宜居我上也使兩吏掖之而拜按有司宰制一方

則一方之休戚利病刻刻相關爲民捍患卹災當不惜赴湯蹈火乃有水旱頻仍不爲之請命而催科如故不爲之拯救而敲朴如故者嗟嗟不畏百姓之怨詈亦不畏子孫之滅絕乎

# 臣鑒錄卷六

## 勸部第二十四

捍患事實二十四條 格言二則

### 事實

（漢）王尊東郡守河決金堤尊投白馬祀水神親執圭璧請以身塡堤次吏民數千人爭叩頭救止因露宿河干俟水却方還舍

（南北朝）李崇兗州刺史兗多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卽亂擊之諸村聞鼓各守要路遇盜輒擒之盜遂息崇守淮

南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城上水增未已乘船附於女墻城不沒者二版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有昔王尊慷慨義感黄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置桴筏使人規自脫吾必死守此城州人因乘大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沉深有將畧寛厚善御衆在州凡十年嘗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彪賊甚憚之宣武帝雅相委重屢賜璽書慰勉之賞賜珍異諸子皆爲縣侯

程靈洗字元滌休寧人侯景之亂惟歙州保全皆靈洗力也梁元帝授以本郡太守卒謚忠壯

〔唐〕宋璟廣州刺史廣人以竹茅覆屋多火患璟教之陶瓦民賴以安比遷去立碑頌璟璟上言臣治蹟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諂辭徒成貢諛之風欲釐正之請自臣始

韋景駿爲肥縣令縣界漳水連年泛溢景駿審其地勢增築隄防遂無水患後遷趙州長史經過肥縣人吏驚喜競來犒餞留連彌日有童幼數人年甫十歲亦在其中景駿

謂之曰計吾北去此時汝輩未生旣無舊恩何慇懃之甚
也咸對曰比聞長宿傳說縣中廨宇學堂舘舍堤橋並是
明公遺跡將謂古人不意得瞻覩不覺欣戀倍於常也

（宋）范仲淹興化令海水爲患田不可耕仲淹乃築堤於通泰
海三州界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歲享其利

張守約知涇州涇水嚙暴城每歲增治堤堰費不貲適年
饑罷其役或曰如水害何守約曰荒歲勞民甚於河患禱
之河神一夕雷雨河徙而南城不爲患

陳堯佐知壽州歲大饑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故
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堯佐曰吾豈以是爲私惠耶蓋以
令率人不若身先而樂從耳後爲兩浙轉運使錢塘江石
堤輒壞堯佐令下薪實土堤乃堅久移并州汾水暴漲爲
災堯佐築堤植柳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遷諫議拜樞密
尋平章事壽八十二諡文惠兄弟皆顯官

李肅之因河決寇氏堤府檄修治功成不擾民德之請爲
宰邑多盜肅之令比戸置鼓盜發輒擊遠近皆應盜遂息
父老頌曰神君

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堤民依丘冢者凡數百家

水大至綜出令能活一人者予千錢民爭操舟筏盡救之
已而丘冢潰

程明道攝上元邑事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禀於
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明道曰如是苗稿矣
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得大熟

王懿敏公素知太原適汾河大溢水灌平晉將灌州城公
急備舟明日水至民得無恐且勸大姓出粟賑濟所活者
千萬

胡文恭公宿爲楊子尉適大水民多漂溺公出私錢雇舟



以濟已溺而復活者數萬

曾中書鞏知洪州適大疫曾自州及縣乃至市鎮亭傳皆
貯湯劑以待病者兵民有病而無舍可居者皆以官舍舍
之

蘇文忠公軾知杭州適大疫公出私橐作湯劑遣吏挾醫
分坊救療兼作病坊以處病者所活者數千

邵曄知廣州城瀕海每番舶到岸多爲颶風所中邵至爲
開內濠以泊舟楫由是颶風不能爲害民至爲公醵錢作
佛事以祝公年及卒有墮淚者

張忠定再鎮成都慮民艱食或復為盜於諸邑田稅内歲折米萬斛至春則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依原價糶之由是一城之民雖遇荒歉不至甚饑陳堯佐治廣南嶺南風俗不服藥惟禱於鬼病多死者堯佐悉出家藏集驗良方刻石於桂州驛舍士人賴之至呼為佛王覯知成都城無閒田中下之戶死者多從火葬覯至委官盡錄在城未有葬者得萬餘喪以官地瘞之

安豐芍陂孫叔敖所創為南北渠溉田萬頃民因旱多侵耕其田雨水溢則盜決之遂失灌溉之利李若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濵陂之民使之完築自是無盜決者

宗澤字汝霖知相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托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即日就道繕城濬隍募義勇撫瘡痍金人不敢犯境

徐宗仁蜀人鄉有兩石橋夾江四時湍急惟此處可渡因船小觸石即碎溺死甚多宗仁乃造巨舟兩頭裹以鐵葉命僕撐渡忽有道人叩門曰公壽止四十三有陰德當延壽三紀後果逾三紀終

梅公儀嘗知滑州夜報河決公儀卽躬率官屬分役兵夫夜趨河上隨處堤塞正窘急間明見一白鬚老人載一舟稭稈往來佐助意其豪民心大喜之及水定天亦曉命吏請之則白鬚老人不復見矣

明 楊文敏公榮之祖建寧人世以濟渡爲生久雨溪漲衝毀民居被溺者順流而下他舟皆爭取財物獨文敏之曾祖及祖專事救人而他物一無所取逮文敏父家漸裕有道人語之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遂依所指定之卽今白兎墳也生文敏弱冠登第仕至少師

會通河初開平江伯陳瑄建議造淺艖二千艘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疏清江浦就管家湖築堤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眞瓜洲通潮鑿呂梁徐州二洪以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亘四十里於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以貯江南輸稅徐臨清德州皆建倉以便轉輸恐河淺膠舟濵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建閘四十有七以時啓閉皆舟楫通行永遠之利

劉蘊華鎮江人好行義設肆京口歲入纖悉專爲拯溺之用命家人持鉤執索惟日不給所全活者甚衆或不可救

卽爲治棺衾殮之又於屋後闢數畝地溺死無歸者卽以瘞之

格言

備水備火思患豫防職在有司一勞永逸澤莫大焉苟爲有司者因循怠忽致民居有漂沒塗炭之災四境有顛沛流離之苦較之決水放火者夫豈有異焉

感應篇註曰孫某居涞水西涯冬月水淺舟膠往來病涉孫每冬用板七片救人如此二十餘年因病夢入冥司主者曰此人曾作七星橋當延一紀後享壽八十此救人水患之報也然此特其小者耳爲人上者誠能預修堤防講求水利使萬民不致困於天災其功德必有倍於此者奈何因循而不行哉吳楓山在吳興偶遇火起延燒數千家吳出金覓人救滅且叩禱於天因而風反火滅夜夢一神告之曰汝曾大出金帛救人溺水今又以眞心救火當令汝二子貴顯延壽一紀後果驗此救人火災之報也然此特其偶者耳爲人上者誠能預備亢旱修明炎政使萬姓不致罹於祝融其感通必有捷於此者奈何苟且而不盡哉

# 臣鑒錄卷六

## 勸部第二十五

### 好學 事實三十九條 格言十二則

事實

周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

乎曾子避席謝曰參不及也

漢 桓榮字春卿懷遠人自少力學十五年不窺園官太子少傅封關內侯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榮病帝幸其家執手問起居良久乃去自是諸侯王候疾者不敢列騎到門皆拜牀下

路溫舒少牧羊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受春秋通大義為廷尉吏上尚德緩刑書宣帝嘉納其言

匡衡字稚圭嶧人也有大姓多藏書衡乃傭作而不求償主人怪問衡曰願得藏書徧讀之主人感嘆給以書遂深經術諺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東海人共宗之蕭望之梁丘賀已貴皆從衡問詩元帝為太子聞衡說大善之及即位以史高薦召為郎中問政治得失衡言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臣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竊盜之民其大意歸於禮讓上悅其言遷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帝好文詞頗改宣帝之政而優游寬容進用猥多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衡乃言宣帝制度未可變更宜遵制以定羣下之心又言審好惡理情性聖王慎

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愼防其端禁於未然皆關切時務
後爲丞相封樂安侯

王尊字子贛高陽人少孤諸父使牧羊澤中竊書苦讀以
經術起家

李固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
究覽墳籍爲世大儒

王充字仲任上虞人少孤從班彪學家貧無書游洛陽書
肆徧閱悉記之因杜門潛思慶弔俱絶著論衡一卷蔡邕
秘之帳中以爲談助有人於帳中搜得邕囑曰惟我與爾
共之勿廣也

魏照求入事郭泰供奉洒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
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此語
足破俗學

〔三國〕王象字羲伯河內人少孤貧爲人牧羊而讀書不輟楊俊
嘉其志贖之累官常侍詔撰皇覽秘書京國稱儒宗

王修字叔治南皮人魏武過修家穀不滿十斛藏書數百
卷嘆曰士不妄有名乃辟魏郡守

〔晉〕皇甫謐字士安安定人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

癡嘗得瓜果進於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嘆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帶經而鋤以著述爲務名重天下

車胤字武子澧人自少篤學家貧不易燈火夏月囊螢照書桓溫引爲博士每張宴胤必與焉曰坐無車公不樂累遷吏部尚書



（南北朝）李謐字永和趙州人杜門却掃絕跡下帷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初師博士孔璠數年後璠就謐請業同門生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邢邵字子才任丘人少游洛陽遇雨乃閉門讀漢書五日悉强記無遺文章典麗既贍且速與溫子昇齊名官太常卿兼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朝士榮之雅性脫畧不以位望自尊坐臥一小室果餌皆置梁間客至下而共啖未嘗內宿自云嘗書入內閣爲犬所吠

祖瑩字元珍少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不能止每夕於灰

中藏火伺父母寢後然火以讀將衣被閉塞牕戶不使漏光爲家人所覺年十二卽以文學見推嘗曰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安可共人作生活也官至祭酒

陳奇清苑人少孤力學博通九經尤精於易嘗非鄭康成馬融解經失旨因作注釋召補秘書太尉高允曰奇卓識遠致非凡學所及

劉瓛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習業不廢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聞而請之指廳前古栁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瓛琰之曾孫晉時爲丹陽尹

衡陽王鈞細書五經置巾箱中以備遺忘賀玠曰殿下家富墳索何復須此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簡閱既易且一經手寫則永永不忘巾箱五經自此起

庚子與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者德之本何謂不多

北魏李先字容仁少好學歸道武帝問曰何者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曰惟有經書三皇五帝政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帝善之

〈唐〉虞世南字伯施餘姚人少與兄世基受業顧野王嘗累旬不解帶世基清發過世南而博贍不及也識者方雲間二陸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籍以從上曰不須此有世南在行秘書也太宗嘗稱世南有五絶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後封永興公

陽城字亢宗完縣人歲饑屑榆爲粥屏跡不過鄰里隷集賢院吏竊書讀之晝夜不輟召拜諫議大夫

〈宋〉趙普性深沉剛毅果斷能以天下事爲己任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誦之竟日至次日臨政處決如流及卒家人發篋取書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嘗謂帝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張昭河間人十歲卽閉戶讀書及長淹貫經史稱通儒太祖朝典吏部嶺南平遣使就臥榻問獻俘禮昭口占以對共服其該博

狄青數立奇功范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

歐陽修生四歲而孤母韓國夫人鄭氏親教公讀書貧甚

以荻畫地學書公性穎悟見輒成誦比長遂爲名臣

邵雍初廬於百原山中學甚攻苦後見李之才授以性命之學刻厲自進不知寒暑數年道乃通出游吳楚齊魯梁晉之間還歸洛陽潞鄭諸公皆尊禮之程純公每見其書輒歎曰此內聖外王之學也遠近學者皆問經義日應不窮間與論天下事雖究心世務者不及也司馬君實兄事之而純德篤行俱爲鄉校所宗鄉人每相戒曰毋爲不善恐司馬學士邵先生知也

范文正公仲淹生二歲而孤及長於南都學舍自掃一舍晝夜講誦飲食起居人所不堪公益刻苦六年之中遂能盡通六經之旨諫議姜遵一見奇之遂妻以女年二十舉進士歷官至參政初入仕郎上宰相萬言書及進用所行之事皆出於此書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官給事中謝良佐稱之曰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獨秀王安石廢春秋不列學宮安國歎曰先聖傳心要典乃使人主不得聞學士不得習亂倫滅理可乎乃潛心是書二十年作春秋傳謚文定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潛心力學從二程子得河洛之傳及

歸題目送曰吾道南矣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
去及頤覺則門外雪深三尺矣時浮沉州縣者四十餘年
拜諫議大夫僅三月以直聲著學者稱龜山先生

孔延之字長源新喻人幼孤貧甚帶經而鋤夜則燃松誦
習爲周敦頤曾鞏所重敭歷中外有聲三子文仲武仲平
仲並以文章顯世號臨江三孔云

胡澹菴見楊龜山時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
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
有短窓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窓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
年洎北歸窓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前輩爲學勤苦如此
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在晩年尤難也

元

許衡幼有異質一日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應舉取
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移家蘇門依姚樞以便講
習及樞被徵衡獨處蘇門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
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

明

朱昂海鹽人家貧鬻海寧有祝先生名萃以員外郎居家
教授生徒往從之先生曰生來晩書室盡滿惟室旁一牛
棚幸無牛生可居乎昂曰唯唯先生使人掃除塗葺昂解

衣共作先生持敎嚴昂在生徒中最刻苦外披一敝袍中衣敗絮又時見老蒼頭寒則解而衣之日夜誦讀不輟後官至方伯以廉能稱

唐彬山陰人初從會稽章瑄學常令作經義瑄不許可命改作重進復拒之如是者三至於擲地而容色自若瑄乃曰是子可教矣徐取稿點綴數字曰子文已佳未幾與瑄同登鄉會榜彬以御史歸瑄猶未受官執弟子禮甚恭

薛文清公瑄自少即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志為御史差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晨昏潛究值雪盈几不輟有得則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寐為世大儒

徐武功入翰林不屑詩文凡軍旅行役水利之類無不講求或曰公職在文字事此何為武功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用我雖欲學無及矣

孫榮僖公交任南京駕部主事每日散衙後諸僚輩各歸私第或出訪客或携朋儕飲奕賦詩公獨退處一室讀書至晚嘗語人曰對聖賢語不猶愈於對賓客妻妾乎後累官至戶部尚書平生誠慤清慎始終一致云

陳茂烈髫年喪父躬織戎役勵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入

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少
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
之日省豈非學之法歟迺作省克錄以自考登第後奉使
廣東師事陳白沙白沙曰學須靜一退作靜思錄爲御史
以母老乞終養力供甘旨短牀敝席不辦一蚊帳一蒼頭
給薪水妻子服食粗糲公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
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
特土苴耳

格言

陳白沙曰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遠踐履要篤
實能是四者可以言學矣

耿楚侗曰俗情濃豔處淡得下俗情勞擾處閒得下俗情苦
惱處耐得下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方見學識超越譽而喜毀
而愠利則競害則撓汨汨然終身役於物而不悟囿於俗而
不能自振猶號於人曰爲學吾恥之矣

倪文節云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棊子落聲雨
滴堦聲雪灑窗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爲最
聞他人讀書聲已極喜更聞子弟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者

矣

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不問貧富貴賤老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故有全利無少害也

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

眞西山問傅公景仁以作文之法傅云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子歸取古人書熟讀而精味之則蔚乎其春容薰乎其蘭馥有日矣

陳仲醇云讀書不獨變人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理義收攝故也

薛文清云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讀盡古今天下之書無益也

黃涪翁曰擘書覆瓿裂史粘牕誰不惜之士戹窮途陷落究穿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而仇腹中之文哀哉讀書者當作此觀

趙季仁謂羅景倫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曰盡則安能但

身到處莫放過耳
朱昂拾桐子而讀書孔延之斫松明而讀書其後皆爲侍從
李行簡家貧乏紙聚木葉而學書李處舟家貧無書動輒假
本於人其後皆至待制杜衍少極貧嘗往來於孟洛間傭書
自給其後官至宰相
朱晦菴云病中信手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値難處置處不
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自覺眞是
枉讀了古人書

# 臣鑒錄卷六

## 勸部第二十六

尚儉 事實二十三條 格言十九則

### 事實

周 齊晏嬰以節儉力行重於齊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
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者七十餘家以是三世顯名於諸侯

漢 蕭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
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公孫弘以宰相封侯爲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

公俸祿甚多而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三公爲布被誠飾詐以釣名然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武帝益厚遇之

戴良五女並賢毎有求姻輒便許嫁練裳布被竹笥木屐遣之五女並能遵其訓

王良爲大司徒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吏鮑恢過其家見夫人布裙曳柴從田中歸吏嘆息而還

晉傅咸剛正有大節咸以世俗奢侈上書曰臣以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隷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書奏朝廷嘉之

孔淳之與王敬弘友善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之答曰此固農夫田婦之禮也今世之婚娶論財者

不可嘔乎

謝安嘗欲過陸納意納殊無供辦納兄子俶密爲治具安至納惟設茶果俶遂盛饌珍饈畢具客去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叔父穢我素業耶乃杖之

陸納爲吳興太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公酒可飲幾升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閒曰外有微禮方之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受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惟有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瀝溫及賓客並歎其率素此可爲奉巳待賓之法

（南北朝）韋夐至延州見弟孝寬寬以所乘馬與之夐惡其華飾笑謂弟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履者惡與同出不與同歸也卒乘舊馬而歸

齊虞玩之爲少府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斷處以芒接之玩之曰初釋褐時買此巳三十年矣帝賜新屐不受曰遺簪敝席不忍棄也

北魏長孫道生爲司空性清儉食不兼味一熊鄣泥數十

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群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高允拜中書令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年魏主幸其第
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厨中鹽菜而已賜以粟帛拜其子
悅爲郡守允固辭帝重允常稱爲令公而不名

（唐）裴坦爲相性儉素其子娶楊收之女資給豐厚器用多犀
玉坦見之盛怒命壞之曰殃我家矣收終以賄敗而坦號
太平宰相

盧懷愼清儉不營產業雖隆貴得祿賜散親故輒盡妻子
猶然寒饑也旣屬疾宋璟等候之見敝簀單席門不具帷
箔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食蒸豆二器酒數杯而別及治
喪家無留儲老蒼頭請自鬻以舉喪明年帝校獵鄠杜間
望見愼宅環堵庳陋若有行營者馳使問焉報曰懷愼大
祥也帝泫然爲罷獵賜縑帛過其墓碑表未能立停蹕流
涕令蘇頲爲文帝自書之

韓滉性節儉堂先無接廡弟洄增補之滉撤去曰先君容
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安敢改作以傷儉德門當列戟以
父時第門不忍壞故不請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未敢失禮遣一幹吏寄錢數千緡

并擅車一乘直千緡使者於宅門候伺累日未敢送適有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褸使者聞知是相公夫人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宋〉杜正獻公祁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析産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産以居寓於江南驛舍者久之

司馬温公曰吾代本淸白性不喜浮靡自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飾之服輒羞棄去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張泌在史館家多食客上問卿何賓客之多每日聚說何事泌曰臣親舊多客都下貧乏糧臣累輕而俸有餘故常過臣飯止菜羹而已臣愧菲薄而更以爲美故其來也不得而拒之一日上遣快行家入伺其食時直入泌方對客飯即於坐上取一客之食以進果止糲飯菜羹仍皆粗盆陶器上喜其不隱時號菜羹張泌

〈明〉海忠介公瑞令淳安縣有公燕即以祀神牲治具後爲世

壽特市肉二斤更不特殺

徐九經令句容士大夫過從不以貴重加籩有廢圃數十畝使人種蔬菓客至宴飲取諸室中欣然醉飽去

王文康公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嘗言人臣患不節儉及貴顯深自抑損齋居蔬食泊如也

格言

章文懿嘗言學者奉身不可好華侈苟好華侈必致貪得他日居官決不能清白

士大夫欲爲天地萬物惜生命爲百姓惜財力爲自己惜心神無如情從恕事從簡用從儉

古人云儉成廉凡紛華奢靡之徒未有不自黷貨中來者夫苟取而濫費與約取而節用寬窄勞逸政足相等乃齊景千駟夷齊一薇其薰蕕足千古矣剢石生堅松生直天韻介特之士樸素性成有斷斷不以彼易此者乎

呂東萊儉訓曰貧不覬富可以長貧牽裾肘見納履踵見不爲友愧殺雞飼母摘蔬飼客不爲客愧夫惟不愧乃見古人風格近世士大夫憑陵意氣塗飾耳目貧於家不貧於身貧於親不貧於賓謂不露寒酸本色而其末難持恐不能不別

開徑寶

儉可養廉凡士大夫居官居鄉一味貪求者只緣不儉宮室欲華妻妾欲美僕隷欲多交游欲廣不貪何從給之噫與其寡廉孰若寡欲數椽以蔽風雨五尺以應門戶一裘一葛以禦寒暑蔬食菜羹以供親朋蓬頭垢面以操井臼俾天下稱爲清白士也不亦可哉

胡師蘇云天地所生財物固以供人之用然必樽節愛惜若有不得已而後用之之意雖所處有餘常懼不足方能用度相繼倘務奢侈淫縱任意妄費不惟所用易竭而暴殄天物必爲造化所忌安能久享福祿乎

鄭瑄曰廉者居官分內事也物交勢逼浸不自由素貧賤有妻子啼號之撓素富貴有口體豢養之需喜聲譽則飾厨傳以娛賓務結託則厚苞苴以通好甚則男婚女嫁囊帛櫃金皆此是資雖欲廉得乎故要莫如崇儉涖民之時無異處家之時用官之財不啻用已之財斯可矣

陳國器云喫得菜根百事可做士不能真茹淡緣不能先立志志在溫飽則通體是俗觸念皆羶有志之士不向折脚鐺中一番鍛鍊更從何處立脚乎英雄事業瀰天亘壤莫不各

各有一辯靑蓮吐出無窮光燄孟夫子不云乎動心忍性得
志弗爲誰謂今目守戒枯禪不即爲異日無欲王佐也
眞德秀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
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係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
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必當知其職分之所
在矣百姓何愁菜色耶
與其妄取施惠不如勿取與其濫費于人不如省費
羅景倫大經曰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
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生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長



久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濃飽鮮昏人志意若蔬食菜羹則
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
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媿是可以養氣也
李元衡云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
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
儉而安性
范太史作司馬温公銘曰藜藿之飽綈布之温名教之樂德
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
利欲之煩苦難斯得禍辱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

知士寧不然
許同生曰救荒奇策儉嗇爲先稽古格言典刑具在溫公眞率會品不踰五坡仙座右銘養且得三方今災患頻仍玉粒湧貴編戶易子析骸而藜藿不飽豪家坻肉澠酒而歌舞不休孰非人子何以安孰非民財何以給試以每日所省每會所省一人所省而人人然一家所省而家家然積錙銖而億萬賦可供役可往災可禳荒可救一省而衆美萃矣
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至奢者猶不及至儉者尚有餘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



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過儉者能遠人所以寡禍奢者事君必有所辱儉者事君必保其祿奢者多憂儉者多福能終其儉者可以爲天下之牧
李實云守儉之道其福有六無經營奔波妄取妄受之累一也不暴殄天物天道不忌二也不蓄長物人不覬覦三也無肥膩腊毒腐腸伐命之患四也無腥羶五葷以穢瀆其神明五也作法於涼後嗣可遵六也
倪文正公曰飲食之事而有江河之憂我輩不救誰救之者天下豈有我輩客是飲食之人詩云以燕樂嘉賓之心此言

宴賓以娛其意孔作盛饌列鸞十槳作之鸞之是爲逐客安昌女樂享戴崇蔬豆禮彭宣觀彭戴之賢愚已明約僕之恭慢矣

陳函輝率眞銘曰貴在率眞不在旨否佐以斗酒卽可以娛我友八簋陳則反走曰盛之極也以衰受將無濡吾首掣吾肘甜吾口而不鞭其後

王昭平曰宴叙豐儉有三不宜三宜多品必多戕殺不宜一多品必多相率致無下箸不宜二多品必多費難繼客至或以他辭相謝不宜三使就減則物品易足不至求備無傷好生一於心術宜就減則肴數易辦剪韭烹葵咸可精美二於口體宜就減則財費易給遠訪者隨時可以相留頻顧者量力可以常欵三於交誼宜



昌平坂學問所

文化戊辰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